

聯合文學

瑤草

陳淑瑤





01458553

《瑤草》一書在想像的託寓和直敘的真摯兩極裡，

開創出散文的新空間。

作者以一篇又一篇錘鍛再三的文字，

鋪陳人情、居住過的空間與記憶，

血色充沛，精神鏤鏤。

增一分則太肥，減一分則太瘦。

惜字如金的小說家，

十餘年來僅得《瑤草》散文一本，

讀之特別令人感到在此世間，

素面最宜相見。

ISBN 957-522-633-X



00250



9 789575 226336

I267
2011.211

瑤草



聯合文叢

366

● 陳淑瑤／著

瑤草

作者／陳淑瑤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叢書副主編／陳維信

執行編輯／蔡佩錦

編輯／林佳蕙

視覺總監／周玉卿

美術編輯／黃社菱

校對／陳淑瑤 陳維信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6年8月初版

定價／250元

copyright © 2006 by Shu-yao Che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陳淑瑤

瑤草



目次

我的老房子（代序）	007
苔階	024
樹影	028
攝影	030
我的網友	033
百年孤獨	039
鏡子以及洗臉盆	044
貓和蚤子	048
果樹	055
桑田	062
曬衣	067
家庭洋裁	072
劉海	076

1 1 1 1 1 1 0 0 0 0 0
2 1 1 1 1 1 0 8 8 7 7
3 9 6 4 2 0 4 8 5 9 8

染
美髮師
白沙鄉
爲樓
小學
我是一片雲
蟑螂屋
女傭 1
女傭 2
女傭 3
曲解
樓梯
格子

1 1 1 1 1 1 1 1 1 1
6 6 5 5 4 4 4 3 3 2
9 1 5 0 9 5 2 8 5 6

走馬蟻
異形
朝顏
野薑花
曇花
七里香
花稅
花蓮
有蜂
一個小傳統市場
公共汽車
女生宿舍
紙星星

2 2 2 2 2 2 2 2 1 1 1
4 4 3 3 3 2 0 0 8 8 7
6 1 6 4 2 4 0 0 6 3 5

雲和月
無蹤
惆址
寫作用品
玉米
野草
模範農民
金鋼鑽婚
蠟炬
潛水艇
蒼茫紀事
太空船
紙木屋

我的老房子（代序）

接連幾個月，或許已有大半年，去繳房租時都未見到房東奶奶，於是問起她來。房東太太說近來房東奶奶身體更差了，時常精神不濟，總是在房底歇著，並且有精神錯亂的情形，有一次甚至將她當成女兒，「她女兒早死了，在大陸。」房東太太說。

有天陽光不錯，我在路上偶遇房東奶奶，她的女傭剛推她去公園玩回來。「記不記得我？」我趨上前問。「她是誰？」女傭指著我用一種考問孩子的口吻問。房東奶奶只管笑而不答，我們迫不及待又問了一遍。她舉起右手來高聲說：「我知道！」聲音拉得老長，「她住我老房子。」她沒有完全失憶，她認得我，記得老房子。「帶你回去看看老房子好不好？」我說。「不了，不了，這樣子怎麼回去啊？」她搖搖手說。「可以啊，我們幫你，才幾個台階。」「不了，不了，不回去了。」房東奶奶又笑著搖搖手。怎麼跟鄰居黎先生說的話一模一樣。

我住她的老房子，長達五年半，兩千個日子，直到離開它以後，我才能明瞭房東奶奶為什麼不回去了。回不去是一個問題，但更聰明的是我不回去了。想念它的人都不回去了，那麼現在誰住在那裡？有天下在新家附近的市場碰到昔日的鄰居阿花，我故意假裝沒發現她，她一下子就認出我來，然後不出所料地告訴我，後來老房子租給了幾個大學生。雖然我也覺得老房子最適合住幾個志同道合的大學生，幾個波希米亞人，但是聽了心裡怪怪的，我一直還當它是我的老房子。

老房子是雜貨店老闆介紹給我的，那時我們已在雜貨店隔壁的樓上住了兩年，房東先生時常誇獎這麼好的房客哪裡找，但是重新續約兩年才不過幾個月，就因某種罔顧房客權益的理由要把房子收回去使用，我非常氣憤，卻一點也不想跟他吵，他老是那樣笑兮兮的，還說要幫忙找房子。

我又開始找房子了，其實即使有房子住，我也常常在留意房屋看板，看那些房屋的年齡和設備；看那些房東如何三言兩語誘騙房客上門；看那傳統以黑色防水簽字筆親手寫在紅色春聯上的租條，背後不知藏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祕辛；看那一整排印在紙張下緣的電話號碼，用剪刀在中間剪了一刀刀，像一個個琴鍵，我沒事就撕一塊下來放在口袋，洗衣服前才從口袋裡翻出來丟掉。但是真正找起房子反而好累，好沒意思，在那層層疊疊千門萬戶的租條看板前面呆站住，好像面對的是一支支不解的符咒。

某日我在樓下雜貨店門口看到一張快要被其他新紙條淹沒的褪色的房屋出租，「獨門獨

院，兩層樓，四房兩廳一廚一衛，月租一萬八，押金兩萬。」我仰臉喃喃念出這簡短的條文，又說：「怎麼可能？」頭一偏就與坐鎮在門口櫃檯的雜貨店老闆四目相望，「這怎麼可能呢？」在離捷運站不遠的台北市文教區。熱心的老闆立刻站起來說：「真的！」並表示房子就在附近，房東奶奶是老鄰居了，房租可以算一萬六，也許還可以再殺一點，房子分租給一對夫妻，那小姐的兄弟姊妹全落腳在附近，他都認識，如果要看房子，他可以去房東家拿鑰匙。

冬日的一個好天氣，當天的衣著依然記得，受到獨立庭院的吸引，我迫不及待請老闆領我去看房子。

沿著雜貨店門口的社區馬路直走到底，右轉是房東家，左轉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彎曲深小的山腳聚落，果真是獨門獨院，院門口還有一棵庭樹。我在台北這十多年，只有在學校宿舍有一學期住在一樓，其他時間都是樓上，著地而居的感覺是，我回來了。印象深刻的還有，廚房的窗沒有窗戶，只蒙著一層紗，窗外是一堵擋土牆，牆上一顆顆如僧侶光頭般的灰藍色石頭，石頭間滾著青苔。住慣了公寓，來到這裡滿是驚喜。雖然屋內陰沉腐舊了點，有股灰撲撲的霉味，可是一走上鋪設木地板的閣樓，滿室陽暉，我越加心動了。

老闆帶我去見過房東奶奶和太太，或許是房屋空著大半年的緣故，當時還能做主的房東奶奶好說話，老闆幫忙殺價，她立刻答應，月租一萬三千元，比上一個住所便宜兩千塊，要我多賺兩千塊是困難的事，相對的能省兩千塊當然非常高興。

最不满意的是浴室過於狹隘，連手臂都張不開，如此這般，還用一半的空間砌了浴缸，因此除了馬桶前面一個站位，完全無立足之地；貼著彩色橢圓小磁磚的浴缸舊而髒，磁磚間亦滾著青苔。據說房東爺爺過世前曾與房東奶奶住在這裡，還有上一個房客，一對中年夫妻和兩個隔壁小姐說的常在牆壁上打籃球的青少年兒子，以及其他不得而知的房客，這麼小的浴室不知道他們如何沐浴。老闆給我介紹一個在鄰近小學擔任校工的歐里桑，他稱他做「副校長」，此人水電雜工樣樣精通，我自掏腰包花了一萬塊的工錢和材料費，一個半工作天，他就把浴缸打掉，鋪上藏青色磁磚，還換了一個極其古板的白色新馬桶；有了這個，一切都美好了。我另外請他汰換所有的燈具，不僅燈泡燈管，甚至燈座，我好加大燭光，掃除室內的陰暗，但他覺得我不值得浪費這個錢。

除了除濕機，房東太太沒有提供任何家具，一張單獨擱在樓下大房間內的躺椅後來也不見蹤影。上一個住處則是應有盡有，因此我們添購了一批簡單的組合家具，白色的桌椅、衣櫃、洗衣機和電冰箱，花了不少個兩千塊，讓房子看來現代明亮些。等我買了瓦斯爐，也是白的，房東太太倒主動地來裝了吸油煙機。

客廳左邊有個套房分租給一對年輕夫妻，房門從房內鎖住，門板下面用布塞著，我在客廳老覺得隔牆有耳，所以盡量往其他地方去，音樂也總開著，這時我開始喜歡古典音樂。客廳右手邊是一間比客廳大一倍的長方形房間，房東太太給的一大串鑰匙註明這是「樓下大房」，超出客廳的部分凸到院子上，有三個窗，一個鄰接隔壁安了冷氣機，一個對庭院，一

個對門和樹，可供我掌握庭院內外的動靜；且有幾步路好讓人踱來踱去，把鏡頭拉長。我常常把這兒當成主要的起居室，在這兒讀書寫字聽音樂說話，或無所事事。到了晚上睡眠時間才離開這個主臥室，在靠這房間的客廳牆邊點起檯燈，繼續讀書寫字聽音樂，或無所事事。

隔壁分租房間的先生每早一襲深色西裝掠過窗門，晚上十點半以後才敲著皮鞋回來，這時妻子會親手為他做消夜，吸油煙機轟轟響起。沒有上班的妻子與她二姊朝夕相處，兩人同進同出、形影不離。我與姊姊妹妹幾年來也沒有她們幾個禮拜相處的時間長，這令我好嫉妒。有時消夜時間她二姊還在隔壁，他們會歡快地談天，若是她們的媽媽從南部上來，加上大姊和二姊的孩子，就更熱鬧了。且擺在靠客廳牆邊的電視必開著，讓另一個家族的聲音滲進來交織在一起。隔壁的太太說她的先生在家具店工作了許多年，他們所用的家具都是質材最好的，否則怎能抵禦這裡的潮濕。我老會幻想牆後面他們一大家子全坐在床上聊天看電視吃東西的情景，相信他們的家具是相當耐用的，至少當沙發用的床一定是的。如果只有夫妻倆，就總是壓低聲音交談，甚至無聲，妻子默默看著丈夫吃完消夜，接著持續的無聲，則會干擾到我的耳朵，特別是左耳，而擾斷了我的心思，越夜越想入非非。老房子真是太安靜了！香港朋友阿鍾一來到這裡便摀住耳朵，「好可怕喔！好安靜喔！」靜是有這麼可怕，不能分享，也不能切割。

隔壁的太太表示她是怕打掃才選擇分租一間房，但是當她得知房東降價出租老房子，加上我有除濕機和一部老扣扣像吃角子老虎的冷氣機，心裡頗不平衡，因為他們的房租八千

塊，空間還不到房子四分之一的面積，沒有任何家具。有時我們在院子上碰到了，她老抱怨房子來刺探我的感覺，我總是敷衍回答：「還好！」我們說的都不是違心之論，這房子確實有種種缺點，但都不敵我不習慣屋內有其他人。一年多後她終於改變了話題，她說她問過，房東奶奶說光這塊地就要賣五百萬，她覺得太貴了，不值得投資。原來她是喜歡這裡的，這裡隱密而自由，可是她喜歡的是這地方，而不是老房子。事實上這地是政府的，房東只擁有一地上物，倘若將來政府改建，房東有優先購屋權，據說是這樣。我不知道她如何，但我是最不懂做長久之計的，現在住得開心就好。

我有小人之心，總以為她希望我趕快搬走，老房子不容易租出去，一個人在這裡多逍遙自在；因為我正有此私心，彼此彼此。最後是我的私心如願以償。她說她們在美髮院巧合地認識一個太太，那太太正好在幫親戚出租一間公寓，七、八年的新屋，家具齊全，重要的是有冷氣，保留一個房間給遠居國外的房東歸來時使用，月租一萬初，也在附近，她們很滿意，實在受不了這潮濕了。一個假日我們不在，他們就搬走了，可惜沒能看見他們的家具。

我迫不及待從他們出入的側門走進去把房門扭開，打通隔絕的心房，頓時我和老房子通體舒暢。方形的房間，沒有那我假想的床和衣櫃，空蕩蕩的。一個用紙遮去一半的窗口，要看外面得踮起腳尖。

隔壁房間空著的那些夏日，我們著實特別開心，大聲放縱地說話嘻笑，也可以毫無掛慮地到院子上玩耍；庭院上的植物也是快樂的，因為隔壁太太怕蚊蟲，動不動就修理它們。工

人終究來了，為它刮去牆腳上的溼瘡，粉以牛奶白的漆。房屋開始招租，我健康美麗的心情與日俱減，相對地，也更珍惜獨處老房子的每一天。

來看房子的人並不多，當時發生九二一地震，有中部的學校暫時遷到台北復課，來了幾個學生，也許毫無家具，也許是他們把台北想得太大都市，看到這樣的老房子比鄉間還不如，匆匆去了。過了幾日沒有陌生人走過，庭院幽靜如昔。出乎意料地，有位先生鍾意這小天地，他表示房子是幫女朋友找的，改天帶女朋友來看看。這使我想起一首詩：

在一青石的小城，住著我的情婦

而我甚麼也不留給她

祇有一畦金線菊，和一個高高的窗口

或許，透一點長空的寂寥進來

他尚未帶女朋友來我就從包打聽的雜貨店老闆那兒得到情報，他的女朋友離過婚，育有孩子，不只一次在店門口用公共電話大吵大鬧，如此云云，說得我心亂如麻。

他們來看房子那天晚上，他的女朋友很顯然地嫌棄房子簡陋，不顧房東太太尚未走遠、鄰居出來倒垃圾，在巷口就和他吵了起來。我瞥了一眼她白色的淑女鞋，壞心眼的有些竊喜，竊喜它被人棄之如敝屣？